

最好的温柔
是
不离不弃

蒋勋 余光中 等著
张曼娟 主编

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未来，
七个孩子五条狗，
两双交握的手，
从红颜，至白发。

生命

大大小小的宇宙诸神，它们掌控着万物的命运，人想创造自己的生命，走出一条康庄大道，诸神听了，只在我们背后偷偷窃笑。

真情

“今天要跟你讲的是，不要太溺爱女儿，这样她们以后会对男人标准太高，很难幸福。”我回讯给她，苹果不能比鸡腿，老爸的爱不是一种男人的爱，是超人的爱。

絮语

恋情的美好，存在于恋人们用心体会的时间、轻风、微笑里。一杯开水，就喝出了这段恋情的美好感受，散步也是。

最好的温柔 是 不离不弃

蒋勋 余光中 等著
张曼娟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好的温柔是不离不弃 / 蒋勋, 余光中等著; 张曼娟
主编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5354-4744-9

I. ①最… II. ①蒋…②余…③张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3823号



责任校对: 陈琪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

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 14.625

版次: 2014年6月第1版

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64千字

定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生 命

生活里看见的 / 003

最坏的时光 / 007

一日神 / 011

这些困境,存在着 / 015

任意门 / 019

飞行与阅读 / 023

书写就是旅行 / 027

超人的爱 / 044

断 线 / 050

尿片战争 / 056

梦中见 / 063

余 光 / 068

失落的照片 / 072

想念的记忆 / 076

追念亡友吴望尧 / 081

我、联副、人间与高信疆 / 093

真 情

来到旷野 / 037

陪我走一段 / 040

行 走

人间夕照 / 103

秋水共长天一色 / 108

花与人间事 / 114

风景花东 / 118

香江拾遗 / 122

出走与回家 / 128

蓝鹊飞过 / 133

丹锥山下 / 135

絮 语

有时身在小人国,有时我是

格列佛 / 141

孩 子 / 149

用枪的时机 / 152

私读密写,恋人絮语 / 158

无诗的女人 / 169

亲爱的林宥嘉 / 174

杂 谈

王羲之兰亭序 / 183

敬爱的郎世宁 / 188

在纸上飞行 / 193

美在实用的基础 / 200

扼 口 / 204

迷途的鸽子 / 210

论吃饭 / 215

最美的·最美的 / 224

生

命

大大小小的宇宙诸神，它们掌控着万物的命运，人想创造自己的生命，走出一条康庄大道，诸神听了，只在我们背后偷偷窃笑。

生活里看见的

袁琼琼

1 刺 青

跟朋友喝咖啡聊天。她刚与某个女演员见过面，说到这女孩的刺青。形容给我听，怎么整条右手臂刺着一株藤蔓，蔓须曲折缠绕，最长的一根须蔓，一直蜿蜒到手背，仿佛血管静脉着了色伏贴在手背的皮肤上。

朋友形容得很美，我从她的言语衍生我的想象。而不知道为什么想象到的是藤蔓的凋萎。现在，年轻的丰实饱满的手臂上刺上的刺青，等到二三十年后，或许皮肤变得松弛干燥，那蔓延的藤蔓，依旧停留在皮肤上，停留在或许骨节增大的，不那么平整华美的手背上，不知道会是如何的景象。

这大概就是我喜欢刺青的原因。觉得那是活的东西。会跟随自己变化，生长和凋萎。好像附着于身体上的宠物，并不是全无意志的。

给自己附加这样一个标志，或说附加这样一个伴侣，它永远在对你说话。虽然有过刺青经验的人都说是痛不欲生，但是我还真的想去弄一个刺青，或许在手上，肩上，一个自己可以看见的地方，一个符号。用它标示我不想说明的心情。

2 蝴 蝶

早上去买早餐，看到一只蝴蝶。

好漂亮的蝴蝶，黑底蓝翅，翅膀边缘一圈亮黄色和浅绿的边。

这只蝴蝶就在早餐店门口的地面上飞着，找地方停留。

地面上是灰白色水泥地，有积水，早餐的豆浆渣，免洗筷塑胶包装，一些碎饭粒，萝卜干和芝麻渣。

蝴蝶在地面上飞着，在污水里点了一下，离开，在饭粒旁点了一下，离开，在干白的水泥地上点了一下，离开。

她就是没法突出这个范围，她就只是在这一块脏污的，可憎的地面上，低飞，寻找落脚处，或者，寻找可以逃逸之地。

逃不出去。

早餐店门口不过三公尺见方大小，对蝴蝶来说，或许是无涯无尽头之所在吧。

那小小的蝴蝶，带着她全部的美丽，逃不出去，就在这脏污之地。她鼓着蝶翼，那彩色缤纷，在灰白水泥地上漂亮得几乎刺眼的身躯，在仓皇地飞扑，停留，又离去。

想起王菲的歌：“蝴蝶飞不过沧海，没有人忍心责怪。”

不会责怪，不是因为她美，是因为她脆弱。

置身之处如果不是花园，她无法飞越汪洋，便成为注定的悲剧。

我想她会被车子压死吧。因为早餐店前就是车道。

后来就希望她会被某个疾驰的车辗过。在不适合美丽的地方存在，是彰显那地方的无耻和可憎。像是拿自己的美去奉献给不值得爱的人。

所以，希望她被急驰的车辗过吧。

就这样。也许美丽不为人知。但丑恶也不为人知。

3 桔 梗

不大有有人送花给我。我是说亲密意义的花。出去演讲或怎样，有人献花那是另外的事。不过我偶尔喜欢买花给自己。最常买的便是桔梗。

桔梗是奇妙的花。以前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，每次看到花名，总觉得

什么给卡住，似乎是巨大的悲哀，或巨大的美，碰触到时便给卡住，给许多的无法言述的情感卡住。

但是后来看到了花了。在市场，插在塑胶水桶里，长长的一大把，紫色的粉红的和绿色的。似乎全无性格，依着赖着，彼此靠在一块。

我最偏爱的色调就是紫和绿，因此只要看到桔梗，就完全被制约似的马上掏钱。我觉得桔梗百看不厌，它是长枝条，买一大把回来，往花器里一放，就自然会有倾斜旖旎之姿。

桔梗不能杂，一定要是单色，绿的就全绿，紫的就全紫。我会买两种颜色，分开来插。

一把桔梗里，可以同时看到“花们”的幼年，青少年，青年中年和老年。

花朵先是细瘦含苞，之后缓慢地展开，慢慢地向四面伸展，但也不到挥洒的地步，就开到全放，花瓣也只是各安其位，一片连一片，贴在一块。不像有些花朵，玫瑰或者牡丹，有一种恣意放肆，决心要开到整朵花碎裂，片片向四面掉落。

桔梗枯萎的时候，也只是缩起来，软软的，自敛的，把自己包住，花瓣蜷在一块，缩着。觉得是很优雅的死法，温静自守。

身为桔梗，我相信它是选择了要这样不喧嚣，不哼不响的人生的。

4 忽然

年轻的时候，有个大我二十岁的女朋友告诉我：“人不是渐渐老的。”

她没生过孩子，直到三十多岁都还维持着少女的身材，皮肤光洁，发丝乌亮。时常被误认为大学生。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忽然就发现自己老了。

以前听她这样说，觉得是无稽之谈。现在发现：是真的。

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忽然就看不见了，眼前的东西模糊，报纸上的字像小蚂蚁般跑来跑去。

刹那间，我有了老花眼。

忽然就头发白了。

忽然就皱纹满面。

忽然腰间就多出一圈肥肉。

忽然所有的水分都堆积在脸上。

忽然就有了双下巴。

不骗人，真的就是这样。

这让我觉得很像电脑跑程式，人体里的那个机制是定在某一点上的，当程式跑到那个点上的时候，也许体内会有个“喀答”一声，机制便开始启动。

于是就头发白了，

于是就皱纹满面，

于是就腰间多出一圈肥肉，

于是就所有的水分都堆积在脸上，

于是就有了双下巴。有了老花眼。

形容人有赤子之心，英文里有一句话是：“他里面有个孩子。”我倒觉得每个孩子里面都有个老人，随着时光过去，就像发芽一样的长出来。

等“老人”完全长出来之后，我们便忽然过完了一生。

最坏的时光

郝誉翔

朋友帮我看紫微命盘，说我命中最坏的一段时光，是十四到二十三岁，而最好的呢，是一百零四到一百一十三岁——“假如你活得到那时候！”他笑得很是得意。

经他这么一说，我心中倒是一惊，紫微居然这么准！最好的时光应该是熬不到了，但最坏的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心中却一清二楚。原来这一切早在上帝的簿子里记载分明，我疑心地看着命盘：地空、空亡、天哭、白虎……一堆坏字眼，全集中在同一个时期里。我看得恍惚，却不禁联想到《红楼梦》第五回，贾宝玉游太虚幻境乍见到十二金钗正册的情景。

难怪别人的年少是阳光灿烂，但我回想起来，却是灰色的青春残酷物语。那时我家住在北投，二十几平方米的小公寓，母亲为了增加收入，在附近开了一间很小的撞球店，偶尔叫我去帮忙，我总是板着一张脸，拿粉笔记分，排球时，又把球丢得咚咚作响。店里面养着两只小白兔，长得很肥，塞满了整个笼子。公兔老是喜欢趴在母兔的身上做爱，也不嫌腻，却总是引来打球男孩的一阵哄堂大笑，还轮流把球杆伸进笼子里，恶意地戳弄公兔的下体。

我坐在一旁，冷漠地看着，从来不阻止，我连自己都救不了，还管得了兔子？当不顾店的时候，我总是一个人在家里，那时的北投很荒凉，除了草丛，就是稻田，晚上黑漆漆一片，狗吠，蛙叫，虫鸣，全都历历分

明，听来格外叫人心惊。因为孤独，我不爱待在家里，认识了一群外校同年龄的男孩，大家一样的贪玩，穿着明星高中的制服，每天四处晃荡，很有毁坏校誉之嫌，但我们也不在乎，半夜闯入台北新公园探险，周末又搭火车到淡水海边。

玩到没地方可去了，有人提议到台北“故宫”去玩捉迷藏。我们都觉得这个点子酷极了，热烈讨论一番，幸好没有真的付诸实行。不过，不知怎么搞的，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个画面：在台北“故宫”一间又一间流淌着幽暗光线的展览间中，所有的同伴全都消失不见了，只剩下十几岁的我还穿着黑色百褶裙，白色皮鞋，一个人在里面没完没了地奔跑着，惶惶穿过了一屋子森然的青铜器，古老的兽面冰冷而骇人。

又有一阵子，我们迷上了电话交友。回想起来，那和网络聊天室实在相似——原来社会日新月异，但剥开了科技的假面后，其中包裹的，却总还是一颗陈旧的老灵魂。我们之中不知是谁，先是在西门町的电线杆上发现了一组电话号码，像是可疑的暗号，而当发现了一个之后，才察觉到它居然无所不在，秘密地流传在厕所、墙壁、电话亭之间。男孩们高兴极了，仿佛无聊的生活又打开了一扇新窗口，于是各自回家狂打，聚在一起时，便炫耀说在电话中又认识了小芳、小美之类的女孩。而其中，打得最疯狂的就是 W。

其实，我已暗暗喜欢 W 好长一段时间。每当玩扑克牌时，输家要被弹耳朵，我弹起 W，总是又狠又准，啪地一下，他的耳垂就要红肿半天，我的心中因此有了一股奇异的快感。后来，又嫌弹耳朵不够，大家提议要盖棉被——把输的人盖在棉被下，大伙儿跳上去狠狠践踏一番。我疯了似的踩着 W，当其他人都歇脚了，只有我还不肯下来，心中是那样的快乐与悲哀。然而，每当我们围成一圈，W 神采飞扬地讲起电话交友的奇遇时，我沉默地坐着，觉得他忽然变得遥远且陌生了，直到我再也忍耐不

住，爆炸开来，把他们狠狠斥责一顿后，自己一人搭公车跑回家中。

但回到家，还是只有我一人。我在黑夜中摸索着，打开了灯，亮晃晃的光，却叫人更寂寞得难受。我蜷缩在椅子上哭着，哭到连自己也乏味了，才抬起头来，靠着冰冷的水泥墙壁发呆。然后我拿起电话，第一次拨了那个交友的号码。而那真是一次诡异的经验，电话接通后，就像是掉入一个巨大的黑洞，我听到许多人在洞中叫喊着：“我是小文，呼叫美美”、“我是安迪”……仿佛大家全落在深夜的汪洋大海，奋力地向前游着，偶然才在迎面而来的浪尖上，望见了一张陌生的脸孔。在电话中，我化了一个似乎是“小青”之类的名字，疯狂呼叫起W，当终于和他说上话时，却是涛天的大浪打来，两人都是口齿不清。我还记得，自己假扮成一个商职的女生，捏起嗓子说话，W却是半信半疑的，因为我的声音实在熟悉，而我只好努力和W撒娇调笑，一边却又止不住心中的愤怒逐渐高涨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再也乔装不下去了。一出蹩脚的戏，眼看就要穿帮，我喀嚓一下，切断电话，一霎时，公寓又回复到原先的寂静状态。

深夜里，屋外落起了急雨，嘈嘈切切，天空破开了个大洞，仿佛正任性地把一切不管好坏，全都丢到了人间。然而事实上，大家在电话中最感兴趣的，不是女孩，却是一个叫“稻草人”的男孩，机车店的黑手，连中学都毕不了业，一口台湾话，又拙又呆，哪里比得上这些伶牙俐齿的高中生？W最爱捉弄他，但有一天，我们忽然再也不玩这个游戏了。W在呼叫“稻草人”许久后，没有回应，才有人幽幽说，“稻草人”死了，骑机车被撞死了。我似乎可以看见他趴在地上，就是一个稻草人的模样，而身躯被车轮辗得支离破碎，散落了一地凄惶的草梗。

我们再也不提电话交友，紧接着，就是暑假，我们升上高三，男孩们忽然正经起来，他们的志愿是医学系，便结伴跑到山上，住在庙里苦读。我难得上去探望，发觉他们个性还是没变，漫山遍野的金龟子，全被他们

用立可白在背上涂了编号，但居然也没死，还趴在草丛中，翅膀闪闪发光。联考结束后，我上了台大，男孩们全进了南阳街补习班，彼此渐渐就没了消息。

悠悠二十年过去了。上个月搬家整理东西时，又无意间翻出读女中时的照片，我的左手搭在死党 K 的肩膀上。K 长得很美，身材匀称，又最善良，当同学们劝我，不应该和一群外校男生厮混时，K 却总是带着一抹理解的微笑，从来没说过什么。前些年，高速公路上客运大火，K 也在车上，当我从电视上看到 K 的照片时，眼泪不禁扑簌簌落下。她是到台中做义工，才迟归不幸搭上了这一班死亡的车。善有善报，莫非都是一些骗人的谎话？而 K 送我的波斯猫，还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，浑然不知主人的命运，但我却从照片中的我的眼里，看到了斑驳的阴影，清楚地浮现出来。十七岁的我，笑得既忍耐又牵强，仿佛早就已经预知到了，这是一段被空亡和天哭星所盘踞的时光。

一日神

隐 地

一日喜，一日怒……一日甜，一日苦……创造神、破坏神、保护神……人，谁能摆脱这些神？它们在天地之间形成一面天罗地网。

看起来是三分天下，世界之大，岂止此三神？三神各有兵马，这些兵马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宇宙诸神，它们掌控着万物的命运，人想创造自己的生命，走出一条康庄大道，诸神听了，只在我们背后偷偷窃笑。

话说有一个最不为人注意的一日之神，它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，只和我们相处一日，就离我们而去，所以，从来也不为我们发现，因而轻忽了它的存在。

一日神身轻如燕，它天明来，夜半去，悄悄相处一日，就和我们说拜拜，何日再相逢，它不知道，每一个我们，谁也不知道。

不知道它在哪里，但知道它在，也知道它已经走了。

一日神和一日神何时交换卫兵？我们完全无法察觉，只是一日之隔，喜讯已成噩耗，为何相差天地之远？

昨日明明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只是睡了一觉，清晨醒来，世界仿佛全变了样。

不对，就是不对，一大清早照镜子，出现一个看了好让人讨厌的糟老头，昨天还老得满帅气的，怎么一下子就丑了？此刻瞧着，就是不舒服。

他拿起梳子梳啊梳的，怎么梳也梳不服帖，头发就是不听话，更寻不到一丝光泽，继续梳，仍然梳不出一个样子来，有的，只是溢满脑际的懊恼。

俱往矣，生命就这么萎缩了吗？六十年，整整一甲子，应当是无限长的生命，看来好日子都过去了，春花、秋月，全成了过去式，而夏日的灿烂，怎么我从未感受过，却已经成了杳不可及的梦？

他战战兢兢地度着他的一日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他最担心一早起来噩兆临头，果然，整日的不顺心，从自己的头发引起。快乐总是如白驹过隙，而郁闷却经常如漫漫长夜无边无际，啃蚀得他连胃都翻腾着痛，一旦胃不适，食欲全无，一天也就自然报销了。

噢，今天的一日神，看来并非是凶戾的煞星，一定是一位恹恹之神，把我弄得一天都无精打采。赶快用柔和之心来挡它，千万不要和它发生摩擦，讲理要和讲理的人讲，神鬼更如此，一旦来了不讲理的神，你就快闪，闪过这一天，天下太平，闪不过，会死人的，人死了，你就和鬼一样，也成了鬼。

“我就是闪躲不过嘛！”所以啰，这世上早已鬼多于人。你就得更加小心地过日子，幸好保护神永在，一日煞星也只能纠缠你一天，明天会有一个吉祥的微笑之神向你迎面走来。

人间多么好，只要黑夜之后的黎明你醒得过来，树在、花在，云飘在蓝蓝的天空，一轮旭日正冉冉上升。这人世间多美好，鸟正为你歌唱之际，你还可为自己煮杯咖啡，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乐声更让他感觉幸福已团团围成一个圆圈，在荡漾开来……

二十岁的时候，他像一架上升的飞机，世界在他面前都是会飞的、上扬的，连他小小的阳具，也都经常往上抬着头；四十岁的时候，他读《如何在四十岁前成功》，书上竟然这样写着：“四十岁不健康，健康不起来，四十岁不成功，成功不起来，四十岁没有钱，有钱不起来……”到了六十